

蘇州府志
卷之四
風俗

K204.3
1

PDG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寧壽縣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一

起闕逢闔茂盡柔兆困敦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墮于地又有三日柘

承出西方而東行

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

旬諸侯爭為帝

丁丑大赦

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

晉天文志

牽牛六星
在河鼓南
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

二十七步
長直亮翻廣古
漢主聰惡之
惡烏路翻
以問公

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
元達等曰臣恐

後庭有三后之事按立
三后在明年於時未也
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

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爲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

劉氏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
嬖甲義翻

又博
計翻
聰置丞相等七公
七公見不自晉王粲
又置

輔漢等十六大將軍
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

龍驤虎牙
等大將軍
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

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

六夷十萬落

六夷蓋胡羯鮮卑氏羌巴蠻或曰烏丸非巴蠻也單音蟬

萬落置一

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

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

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

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

志曰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云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暕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

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

每置二錄輒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闕尚

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後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

氏出仕江左歷位通顯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取徵杜佑曰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

錄其一荀崧陸暕各錄二條事晉氏度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

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
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
蓋六曹也沈約以何充表各錄
二條為各錄六條致有此誤
汝陰王景為太師王

育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

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壬辰王子濟等及王浚使

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羸倫

為翻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遺于季翻塵腫

生風辟蠅蝓晉王公貴人多執塵尾以玉為柄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

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

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

復扶又翻亦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

上時掌翻

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

五穀不登故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

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

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

還薊薊音計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益

驕怠不復設備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

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楊虎楊難敵攻漢中事始上卷上年難敵去咸

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

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蜀分立漢嘉郡皆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

為梁州刺史任回為寧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雄

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好呼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

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校

教翻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

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調徒鈞事少役希少詩民多

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

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臺冲

歸朱提審炤建寧縣畺皆歸之朱提音銖時炤與照

也畺與疆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

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耿耿古幸翻不圖乃能

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朝直吏無

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

爲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

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副刺

史前此未有也

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

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

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浚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

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

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

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比必吾

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

于琨送質請和質音致下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

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

所未了右矣已了之了決也吾復何疑復扶又翻下同遂以

火宵行至柏人柏人縣屬趙國唐為邢州堯山縣殺主簿游綸以其

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

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

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

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

逆類謂劉聰逋羯謂石勒降戶江翻羯居謁翻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

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浚琨為勒所玩弄而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考異

曰琨集檄首云三月庚午朔五日甲戌按石勒以壬申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知也欲叙琨事畢然後叙

勒事故置此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締馳遣白浚

締于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

貴翻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

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

至薊薊音計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先言癸酉勒取

幽州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

則當言壬申是也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言欲以牛羊上浚實欲塞諸

街巷塞悉則翻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

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

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厂作廳並他經翻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

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

奴調乃公調田聊翻戲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冠古

玩翻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朝直遥翻下同曾不救援乃欲

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

忠良毒徧燕土燕於賢翻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

五百騎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于襄

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
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
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
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
朝荷其榮祿荷下可訓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
從之裴憲奔幽州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
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分扶問翻又何逃乎請就
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勛之孫也勒

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事見上卷上年數所具翻
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以統欲以范陽私附之也籍浚將佐

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

米各十餘斛而已裴與帙同直質翻書卷編次成帙勒曰吾不喜得

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

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

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還從宜翻又如字孫縉

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

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此陝東亦取分陝之義而

授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驃匹妙翻單音蟬增封十二郡勒

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

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

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降戶上表曰東北

八州勒滅其七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冠信都殺

袁孚攻新蔡殺豫州刺史新蔡王確襲蒙城擒青州

都督苟晞克上白斬青州刺史李暉攻信都殺冀州

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襲幽州擒

王浚除李暉田徽王浚承制所授是滅其七也先朝

所授存者惟臣朝直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山自太行

幽碣連延不斷襄國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

在山東晉陽在山西在山東力不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

據薊城磾丁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航之兄子也逃奔

令支令支縣漢屬遼西故孤竹君之國晉省段氏據

師古曰令又音郎定翻杜佑曰依段疾陸眷會稽朱

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

會工外翻廆戶罪翻

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

人為冀陽郡

據魏收地形志冀陽郡當置於漢北平平剛縣界

豫州人為成

周郡

成周屬豫州之地故以為郡名

青州人為營丘郡

前漢志遼西臨渝縣有渝

水首受白狼水南流逕營丘城西廆所置郡也

并州人為唐國郡

并州古唐國也廆因

以各郡成周唐國二郡所置地闕

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

厭次

厭次本前漢平原郡之富平縣後漢明帝更名厭次晉分屬樂陵為治所丁度集韻厭於琰翻

九域志曰相傳秦始皇東遊厭氣碣石次舍於此因以為名魏收曰樂陵郡厭次縣有富城邵續居之

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勃海

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

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牙烏故翻會段匹磾

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

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

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江東使疏吏翻

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

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襄國大饑穀二升直

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杜弼將王直襲陶侃於

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夏沌陽縣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宋白曰晉江夏郡治林障

侃義熙元年侃韓灂中周訪救侃擊弼兵破之灂書涉方徙夏口

日灂水名在西陽水經註灂水過江夏安陸縣而東南流分為二水東通灂水西入于沔夏五

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

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已丑軌薨考異曰帝紀作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

涼錄鈔又曰葬建陵蓋張祚僭號後追尊其墓耳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

父位璽斯氏翻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

汭春秋左氏傳曰號公敗戎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即

渭水入河處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索昔各翻綝丑林翻

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

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

之如拉朽事見八十七卷懷帝索綝小豎豈能汙吾

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汙烏故翻帥曰要